

翰墨環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水前本瘞鶴銘

附

水後本瘞鶴銘

水前本瘞鶴銘

附

水後本瘞鶴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水前本埤鶴銘 附水及本埤鶴銘 / 本書編委會編.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
(簡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ISBN 7-5325-4395-1
I. 水… II. 上… III. 楷書—碑帖—中國—南北朝時代 IV. J29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6) 第066006號

策 劃 王立瑋
責任編輯 王 暢
裝幀設計 姜 明
技術編輯 王建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簡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水前本埤鶴銘 附 水後本埤鶴銘
本書編委會編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172號 郵政編碼 200021
發行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拍攝製版 上海龍櫻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1092mm 印張 22.75
印 刷 上海界龍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4395-1 / J·292
定價 壹佰玖拾捌圓
裝訂 精裝 函購 另加郵費

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翰墨璣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

邵敏華

吳建中

成員

王世偉

李道林

繆其浩

何毅

周德明

王興康

趙昌平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立翔

王連起

水賁佑

朱關田

仲威

沈培方

施安昌

陳先行

陳建華

陳振謙

黃顯功

童衍方

執行編委

王立翔

仲威

目
錄
前
言

〇
〇
二

水
前
本
瘞
鶴
銘

〇
一

附
水
後
本
瘞
鶴
銘

〇
三
八

前言

唐存才

《瘞鶴銘》是古人爲葬鶴而寫的一篇銘文，原石刻於江蘇鎮江焦山西麓棧道摩崖之上，臨江絕壁。不知何時，山石崩裂而落於長江水中，至北宋初年冬季水枯時，原石始露出水面，有人仰臥於石下，摹拓其文，經考識知是《瘞鶴銘》，由此文士書家紛紛關注。北宋歐陽修著《集古錄》題《瘞鶴銘》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六百餘字應爲六十餘字之筆誤）……」又因摹拓之艱難，故而傳世早期《瘞鶴銘》拓本字數各不相同。

自宋代發現《瘞鶴銘》時，已是落入長江水中之斷碑殘碣，且銘文以下支紀年及撰書人僅具字號，故而作者與刊刻年代，歷來學者衆說紛紜，各持己見。歐陽修云：「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宋人李石著《續博物志》曰：「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宋黃耆《東觀餘論》跋《瘞鶴銘》曰：「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普慧帝大安二

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閑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本官於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四〕}明焦竑《焦氏筆乘》載：「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剥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勢禁，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陶隱居，皆臆度語耳。」^{〔五〕}直至清代著名學者顧元慶、汪士鋐、翁方綱對前人之說進行大量的梳理辨析後，認定梁朝陶弘景爲《瘞鶴銘》作者的可能性最大。

陶弘景（四五六一—五三六），丹陽秣陵人，生於南朝士族世家，遠祖乃「三國」時期「三讓徐州」的陶謙，祖父陶隆善和父陶貞寶均是書法名家。陶弘景五歲學書，二十歲時已讀書萬卷，得齊高帝賞識，後隱居句容，自號華陽隱居，晚號華陽真逸（與《瘞鶴銘》中華陽真逸合），工書法，爲梁武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書法鑒賞之事，多與之商討，故有「山中宰相」之稱。

對《瘞鶴銘》全文的考訂前有唐人佛經本和宋人邵亢、張堂本傳世，尤其是清淮陰張留作《瘞鶴銘辨》，補全原文達一百六十七字，爲《瘞鶴銘》最權威的考證，見附文（圖一）^{〔六〕}。

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二二）冬，曾任江寧、蘇州知府的長沙人陳鵬年會同他人，歷時三月，起《瘞鶴銘》殘石於江中，清理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損缺。殘石經綴合復位，於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建亭儲之（圖二）^{〔七〕}，現存焦山殘石共有五塊九十三字，分左上石（側立於水，存八字，字迹已模糊）、左下石（爲宋人補刻，在仆石之背）、中上石（此石仰面於水）、中下石（此石卧

張鶴銘訂



圖一 張鶴銘訂《瘞鶴銘》圖

瘞鶴銘原石同



圖二 瘞鶴銘《原右圖



圖三 《瘞鶴銘》五石全拓圖

什於水，字面向下），右石（如枕斜連於什右之上，間隔一石）（圖三）。自殘石出水置於亭中後，《瘞鶴銘》拓本即有水前本，水後本之分，水前本因推拓不易，傳世已成鳳毛麟角而珍稀異常，片紙隻字，視若拱璧。故出水後拓本即便字數增多，摹拓精於水前本，然其版本藝術價值仍不能與水前本同日而論，由此本文之論以水前本為主。

目前可檢閱的傳世水前拓本《瘞鶴銘》有以下幾種：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何紹基舊藏水前拓《瘞鶴銘》廿九字（圖四）（一）。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一、秦古柳藏俞復舊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一字本（圖五）。

三、上海圖書館藏水前拓《瘞鶴銘》四十二字本（圖六）。

四、鎮江博物館藏水前拓《瘞鶴銘》本（圖七）。

五、清劉墉舊藏水前拓《瘞鶴銘》九十八字本（圖八）。

另據記載故宮博物院藏有清王文治舊藏仰有三十字水前拓《瘞鶴銘》本，有南宋「游似」藏印，惜未見圖錄。

必需指出的是劉墉本、秦氏本字數幾等於甚至超過水後拓本，當是水前本間以水後本或摹刻本補之，傳世水前本字數多者似均

有此疑。又劉氏本石花，字迹與鶴洲和尚雙鈎摹刻本相同，儘管康有為贊曰：『水前精拓之惟一最佳本也。』實康有為之誤，是以秦氏本字數最多但已非嚴格意義之水前拓本。從已發表的鎮江博物館藏水前拓本選字看，含中上石、右上石、右下石、字數亦近於水後本，若純乎水前拓，則傳世水前拓《瘞鶴銘》本存字以此為最。對傳世水前拓《瘞鶴銘》本的這種狀況，楊守敬有感跋上圖本曰：『此方是水前拓本，蓋因原石剝落不平，以小撲打之，故能得其真象，其少於近拓之字者，石參差於水際或仰或仆，有能拓，有不能拓者，凡水拓本皆然。余所藏水拓本四紙，雖較此字為多，而「立石旌事」「石亦無之，前年過金陵見端午橋數本，多是僧徒塗抹而成，今滬上石印本是也，真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矣。』」^四故筆者僅以最為可靠的水前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何紹基本（簡稱國圖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本（簡稱上圖本）作比對。

一、國圖本存廿九字（中上石），上圖本存四十六字（中上石、中下石），上圖本足足多了十七字。

二、國圖本蓋由何氏自署簽條『子貞補手拓十三字』，『補拓十三字道州何氏藏』所知^五，其拓本亦雜以水後之拓，筆者猜測何氏因故不得已而以手拓補之，雖非如其他拓本以水後或摹刻充水前，但終究去水前之本來面目遠矣。再則上圖本莫棠跋曰：『《瘞鶴銘》全半字共四十六，以近日石印水前本端方制府藏本互勘，益證此為舊拓精本，可決其出自明朝中葉，固宜神采奕奕相照也。』這是本文所列水前《瘞鶴銘》拓本中唯一可能出之於明拓之本^六。

據考明拓本《瘞鶴銘》具仰石『重』字末筆未損^七，上圖本『重』字末筆尚存，國圖本已淤損。且上圖本『翔』字，『遂』字

左半比國圖本多，故上圖本所拓時間定是早於國圖本。

三、國圖本施拓以通篇烏金濃墨，上圖本則以淡墨輕行，蟬翼薄敷，僅取字口周緣撲拓致字體清晰顯突，兼拓紙濕暈而微滲水迹，雅宜雋永之意，鮮有與之比肩者。

四、國圖本前有何紹基二次題簽，拓本內鈐有『宋氏小坡金石之印』、『瓶齋曾觀』、『譚澤闓校訂金石文字』、『重子金石之記』、『秉文氏』等印，無題記。上圖本有張運題簽，莫榮、繆荃孫、楊守敬、吳郁生跋記，鈐李國松、何昆玉、何璠玉、漆琪生藏印。

僅此四點可見上圖本略勝一籌當無疑議。

此外傳世水後拓《瘞鶴銘》佳本有：

一、秦古柳藏俞復舊藏《瘞鶴銘》本（鶴洲本）^{〔1〕}。

二、曾熙藏舊拓《瘞鶴銘》本^{〔2〕}。

三、上海圖書館藏沈均初舊藏《瘞鶴銘》本^{〔3〕}。

水後初拓字數上已無分別，世人所重無非傳拓所呈現之書法意韻，以此論評，沈均初本當是佳中珍本。

《瘞鶴銘》是我國南北朝摩崖書法藝術的瑰寶，通篇書法充盈文士氣息，結字率真自然，蕭疏淡遠，簡約古拙，渾樸厚重，沉毅中含逸致，雍容處顯蒼茫。原書依崖而作，隨形就勢，故字大小不一，參差錯落，意態別致，繞有奇趣。雖是楷書而筆貫篆隸，點劃

映帶處彰顯行書意韻，舉重若輕，寬博郁昂，方圓並用，極盡變幻，歷代文士不乏贊譽。宋黃庭堅詩曰：『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一〕}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二〕}清劉熙載《藝概》曰：『《瘞鶴銘》剝蝕已甚，然存字雖少，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三〕}

上圖藏水前本《瘞鶴銘》爲國家一級文物，共十三開，冊高三十四厘米，寬十八點二厘米，碑文十開，帖芯高二十七點四厘米，寬十五點二厘米，迄今爲止從未出版而世。今上海圖書館不吝其珍，將此水前拓本及沈均初舊藏《瘞鶴銘》水後拓本按原迹精印，以饗讀者，六朝書風，賴此以傳。

附 清張弼《瘞鶴銘辨》錄《瘞鶴銘》原文

瘞鶴銘有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米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美奪仙鶴之遽也適裹以玄黃之幣藏手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明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厥土惟寧後蔭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嶺微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

注釋

- 【一】《歐陽修全集》卷一，中華書局版。
- 【二】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十，中華書局版。
- 【三】宋李石《續博物志》卷八。
- 【四】宋黃容《東觀餘論》卷七《跋〈瘞鶴銘〉後》。
- 【五】明焦竑《龍氏筆乘》選白《歷代筆記書事別錄》一五四頁，洪永讀編，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版。
- 【六】【七】清陶安吳雲輯《焦山志》卷五《瘞鶴銘辨》跋。
- 【八】【一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碑帖精華》卷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版。
- 【九】《瘞鶴銘》（水前本，鶴洲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
- 【一〇】【一四】，【一六】上海圖書館藏水前拓本《瘞鶴銘》。
- 【一一】《中國書法》一九九九年第七期（總第七五期）三三三、三六頁，《中國書法》雜誌社出版。
- 【一二】《瘞鶴銘》，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
- 【一三】《中國書法》一九九九年第七期（總第七五期）三二頁，《中國書法》雜誌社出版。
- 【一七】《碑帖鑒定》，馬子雲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
- 【一九】《拓粹瘞鶴銘》（曾熙後跋）四川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
- 【二〇】上海圖書館藏沈均初舊藏《瘞鶴銘》。
- 【二一】《山谷題跋》卷四《題瘞鶴銘後》，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
- 【二二】《中國歷代書法論著匯編》第五冊，于安編，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 【二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水前拓本瘞鶴銘

木公先生珍藏
庚午夏五張運署檢



摩鶴銘全半字共存四十六以近日石印水前本端方制府藏本互勘益證此為舊拓精本可決其出自明朝中葉固宜神未
奕、相照也辛亥三月棠記於瓊臺



此四十二字精神涌現真水拓舊本也龔定庵詩云
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浩逸二字亦可
為鶴銘定評觀此佳拓益信壬子三月繆荃孫

